

良渚三部曲

最玉 最城 最女

赵言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良渚三部曲

赵言 著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良渚三部曲 / 赵言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8987-7

I. ①良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4342号

书 名 良渚三部曲

著 者 赵言

责任编辑 孙金荣 郝 鹏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淮安日报印刷厂

开 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38

字 数 42 万字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987-7

定 价 8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这是一部有关良渚国的传奇

这是一场对良渚祭坛失魂落魄的探秘

这是一首良渚女人的悲歌

目 录

第一部 最玉

003

第二部 最城

209

第三部 最女

401

后记

604

目 录

第一部 最玉

003

第二部 最城

209

第三部 最女

401

后记

604

最 玉

——（作者名）——

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石板路上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微风轻拂，带来一丝清凉。我独自走在林间小径上，心中思绪万千。想起那个曾经陪伴过我的人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时的我们，是那么纯真，那么美好。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喜怒哀乐。如今，物是人非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条小径上漫步。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，去感受那份久违的温暖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，让我再次回到了那个最美好的时光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强忍着不让它落下。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但我愿意用我的余生，去怀念那个曾经拥有过的人。因为，他/她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那块玉。

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石板路上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微风轻拂，带来一丝清凉。我独自走在林间小径上，心中思绪万千。想起那个曾经陪伴过我的人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时的我们，是那么纯真，那么美好。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喜怒哀乐。如今，物是人非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条小径上漫步。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，去感受那份久违的温暖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，让我再次回到了那个最美好的时光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强忍着不让它落下。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但我愿意用我的余生，去怀念那个曾经拥有过的人。因为，他/她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那块玉。

引 子

天色渐渐晚了，地上劳苦的动物也要休息了。只有我一个人正预备着去跋涉长途，硬着心肝去看那一班可怜虫。

——《神曲·地狱·》

深秋的夜晚，台风刚刚过去，雨淅淅沥沥下着。夏秉祁独自坐在书房，眺望着窗外灯火零星的西湖。黑沉沉的水面深邃而诡秘，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，梦境般难以触摸。如梦似幻的暮色，使夏秉祁突然感受到来自心灵的疼痛，向着历史奔跑的冲动。而当他悠悠然收回迷离的目光，喝着香茶，听着雨滴，开始翻阅有关良渚先民饮食和起居资料时，书桌上的电话猛地响了起来。铃声宛若割破夜幕的刀子，把他惊出了一背冷汗。夏秉祁犹豫着，缩回的手重新伸出去拾起了电话。一个沙哑的男中音，在电话那头不急不慢地轻唤着他的名字，并断断续续述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：良渚古城，就在良渚古城——那个沙哑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，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那声音不容反驳地咬定——在良渚镇，在黑陶村，我们发现了良渚古人的后代。然而，此等不着边际的呓语，起先，夏秉祁颇不以为然，紧接着，又有点将信将疑起来，到了夜深人静之后，就再也无法继续读书，甚至难以入睡了。

历史终究要在阴冷的地底下承受多少苦难，生命之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轻松开启；一个多次诞生的生命，一种重新复活的文明，是否能够真正走出夜的牢笼。长期郁结在夏秉祁心头的疑问，令他心绪烦乱，彻夜不得安枕。黑夜迫使人去思考，绝望引导人去追寻，去到那梦幻之中攫获远古文明的曙光。琢磨着那

个电话，那个沙哑的男中音，夏秉祁一会儿靠在床背上，一会儿起身在书房里踱着方步，直至跌入深不可测的幻境。

在梦幻中，夏秉祁总是清醒的，甚至比在野兽出没的黑森林里撒尿还镇定自如。

在梦幻中，夏秉祁目睹着湮没已久的文明正从地底下隆起，一个崭新的“国家”正在风雨飘摇间盼迎东升的朝阳。

墙上贴着夏秉祁亲手绘制的《良渚国部落分布图》。这是卷转虫第三次海侵后，良渚文明消失之前，百越先民们创建的美丽家园。瞧着辛苦了五年的成果，夏秉祁梦眼微启，胀痛欲裂的脑海里尽晃动着良渚古人的身影，以及他们风里雨里劳作和生活的场景。夏秉祁忍不住长叹一声，为良渚，也为自己。

良渚——这个令人向往、令世界震惊的美丽之洲。满地黑陶玉器，成群的墓葬，庄严的祭坛，苍凉魁伟的城墙和堡垒，还有苕溪两岸世代相传的鲜为人知的神奇传说。良渚的地底下埋着大故事，夏秉祁告诫自己，惊心动魄的虽已远去，匪夷所思的定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

良渚——中华第一城，一块冥冥中放射出无穷法力的神玉。

良渚——人们发现了她，夏秉祁也发现了。

发现是一种惊扰，惊扰了世人，也惊扰了历史，惊扰了远古的幽魂。良渚先人觉察到我们的呼吸，从地底下钻了出来，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正是远古时空的再现和延续。

发现更是一种进入，进入内心，进入史前的蛮荒与辉煌。当良渚文明与现代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发现必然是双向的互动的，发现注定是彼此的发现。在良渚的土地下，我们发现了古人，古人同样发现了我们。我们和古人不期相遇在时光隧道，对视而坐，促膝畅谈。我们与远古居民没有了空间的阻隔，没有了时间的距离。

空间重叠在一起，时间消失了。

第一部 开场

世界的灯，从各地的山隘升起以照耀众生；但他从那四个圈子相交于三个十字之点升起时，他所走的路程更为祥瑞，他所同着的星星更为和善，因此他更适宜使地蜡软化而印着他的模样。

——《神曲·天堂》

第一章 大雁的家

走近良渚，起初只是为了玉器，后来是因为汪小牛，再后来嘛，夏秉祁觉得除了七妹就再也找不出别的理由了。然而这次是个例外。

路上行人很多，急匆匆往北赶着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边走边相互传递着来源各异的小道消息。他们大多是赶去黑陶村看热闹的。这年月世上的人都这样，哪里有热闹，哪里有了新鲜事儿，就成群结队往那儿凑，谁也不肯错过，谁也不愿拉下。难怪有人说，好奇是人类偏爱的食物，扎堆是群居动物显示集体力量的盛宴。

谁说不是呢？

扫视着摩肩接踵的人群，夏秉祁皱了皱眉头——看来“良渚国”落成仪式，规模还真的不小呢！

夏秉祁坐的是公交车，八点三刻才迷迷糊糊抵达良渚。鱼龙混杂的车站上，没能撞见半张熟悉的面孔，少不了心生不悦。但夏秉祁依然镇定自若地四下张望了一阵，把装着摄像机的皮包从左肩换到了右肩，不由自主挤进了拥向黑陶村的人群。

天上没有太阳，阴沉沉的，风雨过后的路面却格外清爽，人们的心情犹如水汪汪的沥青路面，谁见了都能从心底生出喜悦来。即便道路两旁的断枝残叶还耷拉在树杆上，农田里歪歪斜斜的电线杆子依然歪斜着，坍塌的厂房和玻璃钢瓦棚如同瘫痪在床的病人……这一切正期待着保险公司派员前来勘察和定损。而从良渚车站向

北，直到黑陶村口，一路上到处彩旗飘飘，横幅掠掠，真可谓一派节日气象。远远地，夏秉祁伸长了脖子，只见村委会门口横七竖八蹲着十多辆五颜六色的小轿车，面包车，摩托车，几颗油头正亮闪闪地从小轿车内蘑菇似的冒了出来。走近了，到了办公楼前，听得阳台上有人在高谈阔论，在指手画脚。夏秉祁又忍不住皱了皱眉头，继续紧随人流挪动着脚步。夏秉祁不愿上去喝茶聊天，跟那班与“良渚国”不相干的人物空耗精神。在夏秉祁眼里，他们根本不是地道的良渚人，他们与“良渚国”无关，他们对“良渚国”曾经遭受的苦难，只会发表轻描淡写的谰妄之语，而防风氏的传说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荒诞不经的笑谈。他们舍弃了对良渚文明的神往，忘却了对远古生灵的敬畏，聚在这里仅仅是凑热闹。对这样的人，夏秉祁照例是视而不见避而远之的。

太阳还没来得及露脸，天空却在亮堂起来了。

凉风习习，大雁散开了人字形队列，穿云拨雾地从头顶上翩然而过。夏秉祁不甚明白大雁是回家呢，还是出发。大雁的家到底在哪里，是南方的热带湿地，还是寒冷的西伯利亚沼泽森林。兴许大雁根本就没有家，南来北往不辞辛劳地飞来飞去，只不过是追踪祖先们恣意狂欢时遗传的故土情结罢了。

说来也怪，在杭州，在养育了自己三十年的父母身边，夏秉祁从未滋生过这种令人心碎的念头。不同的是，每到良渚，夏秉祁心中总会升腾起到了家的兴奋，心绪随之如同生死相随的大雁那样，轻巧的翅膀突然显得沉重起来。记得母亲说过，大雁有两个家，一个是父母养育它的地方，另一个是翅膀长硬后要去的的地方。但每次走近良渚时产生的念头，并不是因为母亲的一席话，确切的说是夏秉祁初遇七妹那会儿埋下的种子。现如今这颗种子不仅开出花来了，而且快要结果了。夏秉祁碰了碰西装口袋，口袋里装着这颗种子的证据。

证据是母亲给的。前天晚上，母亲脸色忧郁，欲言又止。到了后半夜，母亲终于忍不住掩面而泣，母亲拉住夏秉祁的手说，儿子啊，你记住了，良渚是你的，七妹也是你的！

母亲的话在夏秉祁心中赋予了神圣的使命，杂念只能抛在一边了。

事实上，母亲什么都知道，什么秘密也瞒不住她。母亲之所以能长时间承受屈辱，时至今日，才把隐藏多年的家丑和盘托出，这绝非父亲不得已吐露了真相，定是母亲无意中发现了小牛与七妹的隐情。夏秉祁彻夜未眠。追想自己三十年来一直生活在人为的错误当中，小牛和七妹更是如此，夏秉祁免不了为自己也为小牛和七妹的遭遇长嘘短叹，欲哭无泪。母亲则坚持说，这就是命啊，谁也没有理由在任何人身

上排泄怨恨，既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什么惊涛骇浪都该平息了。是啊，母亲的话千真万确，夏秉祁宽慰着自己，一切曾经拥有的，一切曾经得到过的，虽已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，三十年人生倏忽间成了一张白纸，可如今新的生活又将在另一个遥远而虚幻的梦境中从头开始了。

第二章 女人的目光

说实在的，在良渚，夏秉祁并不喜欢有这么多人马路上匆忙奔走，也不需要那么多掠掠作响的彩旗和横幅。在良渚，只要有七妹在车站翘首等待，只要有七妹在村道在田塍牵手漫步，夏秉祁就按捺不住欢天喜地了。所以，心急火燎地拥挤了半天，依然见不到七妹清纯调皮的迷离眼神，活蹦乱跳的纤纤身姿，依然牵不到七妹轻巧滑溜的小手，夏秉祁心里就有些忐忑，甚至有点不安了。

认识七妹那会儿，七妹是汪小牛的表妹，一个与众不同颇具野性的女孩，说什么做什么都独行其道，自以为是，从不把别人的心思考虑在内。七妹并非排行老七，她是独生女。七妹姓漆，原来的名字叫漆小妹。七妹曾不无骄傲地在人前人后炫耀，是她自己嫌“小妹”太俗气了，叫“小妹”的人太多了，才三下五除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在所有大大小小课本和作业簿上，把漆小妹中间的“小”字统统用黑墨水涂了不算，还硬逼着母亲到派出所提交了更名申请，在户口簿和学校花名册上一律改成了“漆妹”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“漆妹”被人叫得久了，自然而然成了“七妹”。小妹成了七妹。没办法，七妹只好认了。

无所谓啦，有人提起此事，七妹一反常态地声明，不改了，不改了，从今往后就叫“七妹”了！

至于汪小牛挖苦她，七妹是这样应付的：七妹先“哧哧”地叫上两声，然后刁